

# 记周广业的《经史避名汇考》

郑炳纯

《经史避名汇考》四十六卷。清海宁周广业著，手校未刊稿本二十册。竹纸印格，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旧藏金氏豸华堂，1962年夏自朱孔阳家散出。册首有金氏补写总目，用“娱园钞本”印格纸写，并识云：“是书既经改削，终未付刊，此则较为整齐，系先生最后改定以待刊者。惜杀青未竟，已归道山，由其子勛常续行勘订而成，遂为海内孤本矣。以兼金得诸峡石费氏者耳。豸华堂金氏识。”按豸华堂为嘉道间钱塘金应麟室名，然此识语实出其后人金元达手，元达于抗日战争前得于费寅者。首尾钤有“云间朱孔阳字云裳氏鉴藏”等印。

广业字勤补，一作勤圃，号耕崖，雍正八年（1730）生，嘉庆三年（1798）卒。生平邃于经学，尤精论史，又长于考订。颇嗜书，虽家藏无多，而喜从各方借读，读必有记，成《目治偶钞》四卷，皆乾隆29—40年阅读心得之语。乾隆癸卯（48年），他54岁时始中举人。次年入都，会试不第。时四库全书馆亟需校勘人才，于是延致，得参与分校《四库全书》事，至乾隆52年秋冬之际，会试又落选才南旋。留居北京期间，接交的学人多了，见到的书也更多了，特别是官书，由于参加校四库书而得到阅览的方便，这就为他的《经史避名汇考》增补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在课馆校书之余，记所见官书与友朋惠借者为《四部寓眼录》四卷，各书皆著其

大意。其宗叔周春序《蓬庐文钞》说“几卷帙经君寓目者，悉成善本。见闻日益富，著作日益多，才名日益盛。”就是指的这时情况，并非溢美之词。但他三次应会试都失败了，南归后仍在杭州授徒为生。到乾隆五十六年为大兴朱珪所荐，去掌安徽的广德复初书院兼修广德州志，一直到嘉庆二年冬，因料理先人葬事才归里，竟因积劳，暴病卒于嘉庆三年夏历的元旦。

《经史避名汇考》虽一直未刊行，但学者们都知道他著了这部书的。张之洞《书目答问》于黄本骥《避讳录》下注云：“此书尚略。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四十六卷，未刊。”陈援庵先生在《历史补助科学避讳学》（见1928年4月印的《北京平民大学寒假学术讲演录》）内说，周书四十六卷很可观，可惜未刻。陈氏于同年在《史讳举例》自序中又论周书“可谓集避讳史料之大成矣”。张舜徽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内，掌握历代避讳方面的知识一节中称此书云：“可算是一部专门性的大书，惜其书没有刊行，无由考见其中的丰富内容。”他们都以此书未刊为可惜。由于卷帙浩大，也少有传钞本流通，仅孙氏《贩书偶记》中收录光绪丁酉其玄孙绍基录抄本一部，今已不详归于何处。又据1935年6月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四卷三期所载夏定棫撰《求恕斋善本瞥记》，知刘承干家曾藏草稿本一部。

据自序知是书经始于乾隆27年馆泮溪王氏时，“主人喜蓄书，胝沫之余，获纵披览，意有当者，即疏记之。久之，丛稿裒然。甲辰春橐以入都，与校四库全书，多所增益”。在逝世的前半年方写成定稿，还在手自校改，所著各书用力之多，未有逾于此书者。他不仅自己努力搜集资料，还积极地请求别人给以帮助，他的表弟崔景洲和少年而亡的表侄朱尚行，都热心地协助过他。自序又云：“亲识中前辈卢抱经先生最重家讳，曾许书成作序，而卯冬（指乾隆六十年）遽返道山，就正无从矣。”在乾隆六十年《复王西庄（鸣盛）光禄》的信中，

还恳求王氏在“浏览之余，取关涉讳事者，摘付钞胥写示，真不啻百朋之锡也”的话，可知他此时仍在广泛征集材料中。嘉庆元年冬《复汪龙庄（辉祖）同年书》里说：“拙辑《汇考》共四十卷，……积数十年，近始抄全。兄录其名，弟录其讳，他时如能相辅而行，亦一快事也。”这里说的“兄录其名”，指汪著《二十四史同姓名录》而言；云钞全“四十卷”，可证其时尚未定为四十六卷。周春序《蓬庐文钞》时称此书曰《古今避名汇考》，疑耕崖或原拟并清讳而录之，以有所忌<sup>①</sup>，始改下限至明而止。虽帝王门未收清帝讳，据卷三十三官僚门有一则引及蒲松龄《聊斋志异》：“游击官某，妻妾甚多，最讳其小字，呼年曰岁，生日硬，马曰大驴。又讳败为胜……”。则未尝不注意及“今”讳也。

周氏在自序里述编撰此书动机云：“顾性酷嗜书，遇疑义必加研究，每见昔人名字及群经文字，诸书称引者往往歧出不同，……初谓今昔本异，及详核之，皆由当日避讳之故，魏晋以降，迁改尤多。此皆年代悬隔，声迹销沉，独字画炳然方策；注释者不敢从略，仇校者无敢擅更。按其年世，稽其名讳，自周迄明，初无或爽。因念幼时所闻于父师及平昔兢兢于涉笔矢口者，固尊亲大义所在，而实读书论世之要端也。况乎修长、皓白，触类纷纭，习学相延，易滋惑误，是乌可以无考乎！”例言中又述编纂情况及体例云：“名讳见经史者纤悉必录，然不能多；軼在他说者，亦少搜辑，三纪腕脱头童！所阅书，除集类外，于讳有偶及者，有绝无者，有展卷即是者，有阅数寸始获一二者，有颇言讳而实无当者，有不言讳而可惜证者；汰其雷同，正其疏谬，参互采列；其初见必具撰人姓名，以便复审，或大书于首，或夹注于末，随文势之便，累朝各自有史，如引汉书，其下但云本纪、某传、某志，惟杂出他史别书，则更详之，别标肇始；汇录辩论其散杂错互无可系者，归于总案；间有管窥，随条附见。”足见其体例不苟，而搜辑排

比勤苦之状，也跃然纸上了。

全书分门类十六，共一千零九十余叶，约五十余万字。卷首自序署“嘉庆二年岁次丁巳闰六月立秋后二日海宁周广业耕崖书于古绥安之复初书院”，下钤“藏之名山传之异人”白文方印。次例言，分述各门类之旨。尾有嘉庆辛未秋八月吴騫跋，略云：“予友周耕崖孝廉之歿，予既为之传，犹以未能悉读遗书为恨。明年君仲子勋常茂才手所辑《经史避名汇考》见示，且属校其鲁鱼。予反复循览，叹其宏通淹博，卓越古今，诚学士家必不可少之书也。”在周氏自序首叶下钤有“吴騫读过”白文方印，书内签条淡墨校字，疑即出吴氏笔。兹将细目录后，并加简单说明，每门首各有小序，其门目不能明者，则节录小序，以见全书梗概。

原名二卷：据《礼记》等书述历代命名之制，分命名、同名、二名、改名、字以敬名、小名小字、别字别号、自名、不名称字或并字不称、斥名、某以代名、谥<sup>②</sup>以尊名等十二则。

序例一卷：分讳名、生称讳、书讳、前朝讳、家讳、内讳（即妇女讳）等六则。小序曰：“事神以讳，周道也。秦燔而后，古制几湮，赖有乡苍述之，次君记之，公私嫌二，以至宫内礼律森然。后儒集议，援为质据，或称情斟酌，或执见偏持，皆臣子所当知也。讳莫如深，固宜详叙。”

帝王二十卷：周附西周、东周一卷，秦、楚附陈一卷，汉附吕后一卷，汉附叛逆新、更始一卷，后汉附仲家袁氏、董卓一卷，季汉附魏、吴一卷，晋一卷，东晋附叛逆楚一卷，十六国一卷，宋、齐、梁、后凉、附叛逆汉、陈一卷，魏、西魏、东魏、北齐、后周、隋、附许、郑、夏、梁一卷，唐一卷，唐附周一卷，唐附燕、汉、齐、越一卷，梁、唐、晋、汉一卷，周附十国一卷，宋一卷，宋附楚、齐一卷，南宋一卷，辽、金、元附宋、天完、汉、夏、周一卷，明附大顺、大西一卷。帝王门各朝代下首列得国经过及先世事迹。于每帝下记名、谥名、

陵名、葬地。其事繁者下分：名义（命名之本义及改名复名等事）；令式（明令公布之迁避程式）；人事（再分为名字、氏族、谥号、字体、音读、官制等项避改事。）（纯按：例言中“名义”、“令式”统列在“人事”项下。）；天文（或再析为天文、仪象二项）；地理（或再析为郡县、山川、宫室三项）；物类（包括动物、植物、器用）；触犯等类，间附有避及字、谥、年、陵者。因为历代诸帝讳事繁简不一，其每类所收无多者，即不复标门目，或标门而不列目。又别为“帝王庙系图”一卷冠首，不在全书卷数之列。

宫掖二卷：记后妃之有讳事可考者。小序云：“……兹叙次周制，凡汉晋以来诸后妃嫔名字可考者悉录之，而侯王夫人不与焉，公主无多，随代附见。”

储副一卷：小序云：“……今叙周以来青宫故事，凡继统之帝所讳，非确在抚军监国之年及明标皇储字样者（如某年讳某太子是也），概详帝王，不复两登。惟前星方曜而短天、废黜，及追册赐谥诸人可考见者，具列于篇。诸侯世子，春秋时间有不名者，并附载之。”

藩封二卷：记诸王名字及受封经过，因避王名而臣民改名字等事。小序云：“……因倣《金楼》‘说藩’之例，集周世牧伯，畿内久服诸侯，及汉以来诸侯王、王子侯，宗枝近属之避名者，并著于篇。”以上三类所收，皆讳字炳著及确有掌固者，非泛载概入。

戚畹一卷：记外戚专权，臣民因之改名等事。小序曰：“略举称谓，足寓劝惩。”

官僚四卷：记诸大臣不直称名等事。小序云：“名不如字。例著《春秋》；歿而称谥，文详《戴记》。所以示褒贬明贵贱也。汉以来优礼亲贤勋旧，则有不名；由赞拜而奏事，而诏书，及寻常称谓，举字若官，每进有加，要皆异数。至于所属吏民，义无指斥，或闻言而按剑，或慕德而称门；敬长上正

所以尊朝廷也。其或避及所生，虽亦当官而行，究属私而非公，故凡冒荣触讳之类，均不列此。”

宦寺一卷：记太监等不名事。小序曰：“宦星密迩皇位，寺人职掌女官，凭藉既高，宠任斯易，势使然也；盖既称谓之间颇自表异焉。每观闾主牝朝，貂珥满闾，熏胥颛政，举止回山，一时假子义男，争相推奉。史皆书之，以相詬病。然内臣上士，其始固冢宰之属也，缀附末行，亦可覘国。他如諂事家奴，其风益下，要皆鄙夫，故附见之。”

亲属五卷：记历代臣民之家讳事。

师友二卷：记尊师亲友而不名诸事。

道释一卷：记二教讳事。小序曰：“其符章衣钵，递相传授，以故道有隐讳，释有师号，皆弟子所以尊讳其师者。虽立教各殊，而归心无异，裒附于此，非必尤效郗何也。”

闺阁一卷：小序曰：“今于后妃公主之外，汇朝野所有，系之终篇，补彤管所未详，作栢中之余话焉。”

神祠一卷：小序曰：“至于功德在民，祀为贵神，本不应斥名，书传所载，触犯绝少，约举见例而已。他若淫昏之鬼，法当禁忌，撮附一二，以示戒也。”

远服一卷：小序曰：“王会首列秽良，夷乐兼陈鞅禁，是知外内殊域，尊亲义一；以故单于入觐，优以不名；林邑将亡，讥其无别。每览历朝史例，具详属国姓名，今撮举之，将并欢于阑阁，岂难解夫楼罗。遐荒教俗，即此可观焉。”

杂讳一卷：小序曰：“入境问禁，入国问俗。诚以公私避忌，各随时地，虽与讳名有别，要亦讳之属也。但其例甚繁，不可胜举，或干涉朝禁，则史书章奏宜详；或拘泥俗忌，即文字语言变迁非一；而柏人、彭亡之类不与焉。乃若慎择阴阳，则疾日著于《左传》；周知地俗，则方匿道于《周官》，各举一隅，聊备多闻云尔。”内分列代避忌，士庶避忌，阴阳避忌，方俗避忌，物类避忌五门。

全书各卷末多有手书校语，时而感事赋诗，抒怀寓志，正可见其为人，兹录于下，对了解耕崖的思想及其交游，当有一些帮助。

嘉庆二年丁巳六月朔日校。是《考》记纂积三十年许，癸丑以后手自编次为四十六卷，去冬始抄齐清本，后详加校改，雇人誉之。前月抄先校七、八二卷，即校此第四卷。盖其稿皆已五六易矣，尚有未安，又改定，命儿子勋常补缀重写，忘挥汗之疲也。耕崖。

——卷四末朱笔。

闰六月三日，暑甚。多错误，穷日之力，只校一卷。是日课生童二十七人。

——卷九末朱笔。

六月二十九日校。午后大风雨雷电，时入伏已九日，山农已有望雨者，得此，良苗怀新矣。耕崖。

——卷十一末朱笔。

七月五日校。此卷与十三卷皆潘生写，酬以资，似未满，因不复劳之矣。

——卷十二末朱笔。

闰六月四日校。午后紫亭馈薰鸡、糕饼。昨紫亭自皖回，携有吾同年渔璜答书，并还在京时旧借银五两。紫亭氏冯，绍兴人。

——卷十四末朱笔。

闰六月初五日校。合中和丸二斤十两，得丸百七十有三，旧名寸金丹，治风暑卒中、疟痢等症。丁未夏以此方授定兴张雅书合以施人，戊申余亦修合以济乡里。今年暑湿侵人，易于受病，时就肆中依方治之，价值一缗，计亦可济百数十人也。耕崖。

——卷十五末朱笔。

闰六月六日校。闻昔贤有于是日曝腹中书者，戏成一绝：三庚过半暑方烦，便腹何堪晒两番；挥汗不辞朱墨异，好将笔砚着门藩。耕崖。

——卷十六末朱笔。

闰六月初七日校。爱莲池方亩许，壬子春余修郡志于此，植以白莲，入夏开数十朵，明年乃五百余朵，州士大夫竟来游赏，余因

名之曰爱莲池。去年物换事殊，而此花益盛，开六百余朵。去冬旋里，守院卒利其藕，桔水(?)取尽，今年仅西南一隅，尚有青盖数张，今日始得一花。嗟乎！盛衰固物理之常，而人实败之。苏东坡诗云：“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余无六一之德，安敢妄希勿拜！然儂薄贪利之风，即是可见矣。

——卷十七末朱笔。

又六月初七晌午校讫。合前卷据原钞计字二万一千八百。池荷有感：“静质知无恙，孤标只自怜。本根余百一，世界阅三千。清白存吾素，艰难信俗缘。相期维爱护，行乐愧前贤。”耕崖。

——卷十八末朱笔。

月六日与前卷同校校讫。俗传明日为牛女会晤之期，遂书一绝云：“客里扶羸赖药瓿，砌花林叶早惊秋；一编校罢天将晚，又向银河问女牛。”

——卷二十末朱笔。

丁巳七月七日已刻校。王鹤村外翰以“寒具”见贻，俗称巧果，作牛女鹊桥状甚肖；壬子七夕亦曾有此馈，今年麦贱，故复为之，亦韵事也。

——卷二十一末朱笔。

七月三日校。今夏虽无大雨，而天多阴，絺绤罕御。长吏冒雨祈雨，可谓无病呻吟！

——卷二十二末朱笔。

七月十六日校。暑不减三伏，俚语“秋老虎”，以暑猛于虎也。旧咏秋热云：“甫脱汤火危，更落酷吏手。”奈之何哉！

——卷二十四末朱笔。

七月十七日校。王外翰餽苏菊饔饩。

——卷二十六末朱笔。

八月六日校于省吾庐。时借得钞本《元和郡县图志》，本〔书〕四十卷，目〔录〕二卷，今缺其图，宋世已佚。淳熙三年张子颜几仲刻于襄阳，有程大昌、洪迈跋。宗叔松蘧所藏。旧采录未尽补之。

——卷二十七末墨笔。

八月六日校。将择吉葬先人于碇石。近数十年来，西湖南北攒墓密如蜂房，问之，皆富家所构，以取赁值者。丧家得此，便积年月不复言葬。昔宋危稹（稹）《漳州义冢记》谓其俗：“僧寺廊庑，类为土室，其入如窠，黯然而无光，皆诱愚俗来殡者。棘人始从苟简，中则因循，久遂忘之，故一入僧廊，杳无葬期。”湖滨之屋，虽似为贫人暂安之计，而实足以误人；且岁收租，直非窃漳僧之故智乎！书此志吾过，并为久殡者傲焉。

——卷二十八末墨笔。

九月二十一日申刻校讫。昔人言“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家讳之避，众说纷纭，非爱杜之深不至此。

——卷三十六末（杜甫字子美父闲一则后）墨笔。

九月二十二日校。斋中无菊，十九日外翰王吴二君邀同至高氏染肆，有六十本，颇佳。

——卷三十一末朱笔。

九月二十四日灯下校竟。是日王生文琴州之翘楚也。昨夜枕上得诗三首。

——卷三十八末墨笔。

九月二十五日校讫。此卷错讹较多，以书者不甚谙文义也。

——卷三十九末墨笔。

十月初七日校。作书与宁国教授凌仲子，并寄《孟子四考》。二十六日于省吾庐课孙，复阅一过，天寒笔冻。

——卷四十末朱笔。

以上皆耕崖嘉庆二年手校识语，其仅记校讫年月者从略。卷三十四末有其长子勋懋墨笔校语：

嘉庆三年午月念三日男勋懋校。是本去秋先君子嘱唐琴白手写。时方治先祖母奄窆之事，未遑亲阅。唐琴白名叔封，余之姊婿，人甚古朴，读书自爱。观所誊录字画整齐，绝少错落舛误，览者心目一快，惜先君子不及一见也，悲夫！

卷三末勋懋校语中，述耕崖著作目录，较周春在《蓬庐文钞》序内所列者为详，曰：

嘉庆三年五月中浣十日男勋懋谨校讫。忆先君子搜罗纂辑几三

十寒暑，而告成最后。盖数十年中先后著述不下二十余种，如关帝徵信编〔三十卷补遗一卷〕，文昌通纪〔四卷〕，孟子四考〔四卷〕，已付梓；意林补注〔五卷、逸文补篇二卷〕，读经随笔〔读相台五经随笔四卷、续笔一卷〕，季汉官爵考〔季汉官职封爵考二卷〕，宁志余闻〔八卷〕，循陔纂闻〔五卷〕，三余摭录〔三卷〕，过夏杂录〔六卷、续笔一卷〕，冬集纪程〔一卷、附录一卷〕，客皖录〔一卷〕，客皖纪行〔二卷〕，桐川石墨〔一卷〕，蓬庐诗钞〔二十二卷〕，蓬庐文集〔八卷〕，俱誉有清本；余若读易纂略〔读易纂言一卷〕，动植小志〔动植小识八卷〕，时还读我书录〔二卷〕，目治偶钞〔四卷〕，四部寓眼录〔四卷、无录字〕，两浙地志考〔考作录〕，乡会副榜考〔浙士乡会副榜考二卷〕，知不足斋丛书目录考，尚未得重写，丛稿哀然。（以上凡〔 〕号之书名卷数，系据《海昌艺文志》著录者补入，并识其异同。民国铅印本《海宁州志稿》中的艺文志，未收知不足斋丛书目录考，而尚收有：《石经纪略》一卷，《补汉官仪》一卷，《周年世考》一卷，《昭烈灵泽夫人庙考》一卷，《孟子章指校注》，等五种。）是册系先君子去冬旋里时，留交桐川学署王君锡范钞写，……卯夏（按指乾隆六十年）从侍复初〔书院〕，曾命校亚圣考（按即孟子四考），质疑问题，膝下依依，言念曩时，不胜感慨系之。谨识数语，以示余弟。

纯按：《冬集纪程》后有道光庚子种松书塾刻本，附诗一卷，《纪程》又收入古今说部丛书及古今游记丛钞内。《四部寓眼录》有1933年上海蟬隐庐铅印本，并为二卷；别有补遗一卷，补遗已收入邈园丛书内。《意林补注》已有聚学轩丛书等多种刊本。<sup>44</sup>文集即《蓬庐文钞》，有1940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排印本。所主修之《广德州志》五十卷已刻。此外还有《长短经校本》九卷，《金华子杂编校注》二卷，俱刊入读画斋丛书中。其余未刻诸书仅赖稿本钞本流传一二，然已不尽可踪迹，幸存此目，尚可窥见耕崖之勤于著述与治学之趣。

卷四十六末有其次子勛常朱笔识：“四月初九日勛常校”

一行，当是嘉庆三年所校。

第三卷序例后附有耕崖知见历代存亡言讳事之书目，可考见其流略之学颇精，当为治避讳学者所乐闻，兹照录如下：

**汉汝南君《讳议》二卷** 见《隋书经籍志》仪注类，不著撰人。

按：此书当即汝南主簿应劭议旧君讳及张昭等异同之说也。裴松之注吴志，谓事在《风俗通》。今《风俗通》非足本，其存者无此事。意当时此《议》固单行也。《左传正义》引之，作“汉末汝南应劭旧君讳议。”马总《意林》载“《风俗通》：彭城孝廉张子矫议”云云。矫者谓昭议，与劭异趣也。是书唐志不载，知其早佚。通志误作谥议，与讳行录俱列谥法类，非也。劭字仲远，亦作仲瑗，汝南南顿人，《后〔汉〕书》有传。

**晋陈承祚著《释讳》** 见常璩《华阳国志》。寿仕晋为侍御史，上此书。亦早佚。

**《唐讳行略》一卷** 见《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宋志作讳行录。《通志·艺文略》云：“唐由进士中第者姓名，起贞元讫中和。”（陈景云《文道十志》③云：起兴元二年，尽大中七年。）王应麟《困学纪闻》云：“杨文庄公好言唐朝士族，阅讳行录悉能记之”。案馆阁书目：讳行录一卷，以四声编登科进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讳、主司名氏。宋敏求续为后录五卷。

按：陈振孙书录载，李椿所撰《中兴登科小录》三卷姓类一卷，“起建炎戊申至嘉熙戊戌，逐榜名字乡贯三代名讳刊之，后以韵编其姓，凡一万五千八百人有奇，倪祖常刻之，以备前记之阙。”此与讳行相类，盖讳行略即登科记也。宋制：匿讳冒荣者有罪。《小录》详载三代，与仕籍同，故附见焉。至冯翊《桂苑丛谈》所引，有《史讳录》，恐非名讳之讳也。

**国朝莆田周槩榘撰《二十二史讳略》一卷**

自序云：“就宋余怀《帝讳考略》增辑之，得万余言，有附考诸则，载及偏安、追尊，意在博考，难免平芜。至篇中云无考者，鄙人一时之见，以为无也。若说部虽有所见，语近荒渺，亦不敢引，惟俟止考凿据，便当续入。”

按：宋余怀不知何人，据所增辑如此，则原书疏漏可知。但既

自署“二十二史”，而于汉：顺、冲、灵、献诸帝，东晋诸帝，宋武帝至明帝，齐梁陈三朝及十六僭国皆云无考。元魏惟载献文一帝，讳云“改郡为恒农”，是也。又云“典籍中此字皆以大代之”④，则不知所据。其余及北齐、后周诸帝，唐：敬、文、宣、懿、僖、昭六宗，昭宣帝，五代十国，辽、金、元、明，概云无考。其所考者，又皆臆造。但此事本甚不易，留意及之，亦获于心矣，何可没也。

#### 国朝桐乡陆费墀辑《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册

自汉迄明，画为六格：一庙谥，二名，三历年，四纪元，五葬，六所讳字。大率蓝本《讳略》，取便检省。（纯按：原录有墀自跋全文，兹略。）

《经史避名汇考》成书于乾隆后期，当时正是考据学盛行的时候，他还不可能作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将避讳知识总结成为一种科学，但已经为校勘学和考古学（鉴别古器物古书等真伪及时代）在避讳资料方面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而又非仅钞撮群书不加论断的“类书”可比。故吴兔床在跋文里说：“君独于枕肱之余，爬梳抉剔，疏通证明，原原本本，务探其颐而穷其奥。”这并不是一般的虚誉套语。与他同时代注意于避讳学的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人，虽均于所著书中有专条以“避讳”解释古书中的疑难，而也均未能致力于避讳学的科学建树，这实是身处封建社会，所难于突破的局限。以耕崖之邃于经史而又深通校勘学，若能再多活些年的话，一定会凭借他多年积累的丰富的避讳知识，用于整理古书上，作出更大地贡献。

晚于《汇考》的黄本骥《避讳录》，刊印虽已在道光二十六年，其书却仍很疏陋，与陆费氏《帝王庙谥年讳谱》、周氏《二十二史讳略》“三书同出一源，谬误颇多，不足为典要”⑤。其后清刘锡信撰有《历代讳名考》一卷（收入《畿辅丛书》内）；民国间张维骧著有《历代讳字谱》二卷、《家讳考》一卷（均收入从小双寂庵丛书内），都没有什么影响。一九三五年

柴立节（字连复）著有《说讳》六卷（上海铅印本），内容起上古，终民国。可惜柴书也未能精，惟五、六两卷辑唐宋以来各家论讳事文字及杂讳，稍便观览。黄柴二家以未见《汇考》，虽也花费了一些功夫，但其成绩都未能超越耕崖。可见研究工作对广泛占有资料与精熟历代著述情况，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汇考》的纂辑主旨及编列形式，虽然是综览历代讳事为主，以“诸帝王文不厌详，专所重也”。但其原名，序例及宫掖以下十三门尤其值得重视。如果说在帝王门上他为我们辑录了大量的资料，而在其他各门上，则他又给避讳事迹开拓出了一些新的领域。今天作为一种工具书来对待《汇考》，最好附上详细的、精确的讳字和改用字索引，才能充分发挥原书效用，以适合现在学术界的需要。如果能将清代及太平天国的讳事补续进去，则就更加理想了。

## 注

①王锡侯著《字贯》一书，因在开头凡例内将玄烨（康熙）、胤禛（雍正）、弘历（乾隆）三帝名字写出来，为给人家照着避讳，但未拆散字体，于乾隆42年治以大逆不道的罪，并且连江西巡抚以下有关官员也处以重罪。此案对耕崖著《汇考》来说，不得不慎重考虑于当代（清朝）是否收进去。

②溢名溢法之“溢”，后世讹为“諛”，转音溢为益，作笑貌用。然五经文字、广韵、六书故等书仍作“溢”。耕崖此稿原写也沿俗作“諛”。

③陈景云所著书名为《文道十书》，乾隆十九年其子黄中刊。此云“十志”，当系误记。《十书》仅刊成下列四种：纲目订误，纪元要略，通鉴胡注举正，韩集点勘。

④按北魏献文帝讳弘，与清乾隆帝讳上一字同，故耕崖此处空“弘”字不书。

⑤见陈垣著《史讳举例自序》。

一九八二年七月据旧稿重写，曾蒙杭州严宝善同志指正数处，谨志谢意。